

陸機集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陸 機 集

金濤聲點校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7⁵/₁₆ 印張·120 千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8,000 冊
統一書號: 10018·493 定價: 0.88 元

[illegible]

陸機《平復帖》真迹

陸士衡文集卷第一

晉平原內史吳郡陸

機士衡

賦一

文賦

并序

感時賦

豪士賦

并序

瓜賦

思親賦

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常患意不稱物文不達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

前言

陸機是我國魏晉之間的重要作家，又是一位傑出的文學理論家。

陸機（公元二六一——三〇三年），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人。他出身於吳國的高級士族，祖父陸遜是孫吳的丞相，父親陸抗是孫吳的大司馬。抗死後，機即領父兵爲牙門將。公元二八〇年陸機二十歲時，晉武帝發兵二十餘萬，一舉滅了吳國。吳亡後，陸機退居舊里，閉門讀書近十年之久。二八九年，機與弟陸雲一起到晉首都洛陽，以文才爲當時士大夫所推重，經張華推薦，辟爲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吳王司馬晏出征淮南，任郎中令，不久入爲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

晉武帝死後，昏庸無能的司馬衷繼位，司馬氏家族互相爭權奪利，發生了「八王之亂」。陸機也陷入了這場爭鬥之中。三〇〇年，趙王司馬倫殺掉賈后，自爲相國，引陸機爲相國參軍。接着趙王倫自稱皇帝，陸機進爲中書郎。次年，趙王倫被誅，齊王司馬冏收陸機等付廷尉治罪，遇赦而止。接着陸機就歸附成都王司馬穎，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又薦爲平原

內史。後世即稱爲陸平原。三〇三年，司馬穎起兵討長沙王司馬乂，陸機爲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率軍二十萬攻打洛陽城，兵敗，宦官孟玖等乘機進讒言，誣告他有異志，遂爲司馬穎所殺。終年四十三歲。

陸機的一生，在政治上沒有什麼成就。只有吳亡後十年不仕，著《辨亡論》兩篇，以總結吳國滅亡的經驗教訓，尚可稱道。入洛之後，他熱衷仕進，依附權貴，捲入了「八王之亂」的紛爭之中，終於成爲無謂的犧牲品，是很可惜的。

西晉司馬氏政權結束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在短暫的太康年間，社會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隨之在文學上也出現了一個繁榮的局面。當時文壇上湧現出一批作家，有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之稱。其中陸機、潘岳成就最大。鍾嶸《詩品序》說：「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陽（張協）爲輔。」並且把陸機的詩作列在上品。

陸機的詩，入洛以前往往抒發國破家亡的感慨，入洛之後則多敘寫人生離合的悲歡和仕途艱危的苦悶，其中有不少感情真切、清新可誦的作品。如《赴洛道中作二首》，寫自己離別故園，遠行人洛途中的見聞和感受，借景抒情，淒切動人。他的一些樂府詩，也有較充實的內容，耐人尋味。如《隴西行》「豈曰無才，世鮮興賢」的呼聲，就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

一種針砭。《猛虎行》則又是借志士的苦悶寫自己入洛之後功名無成、進退維谷的艱難處境。「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嶺。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這種難以正直爲人、有愧平生抱負的苦悶，是詩人陷入政治紛爭之後的一次覺醒，從中也可以窺見當時社會政治的險惡。此外如《爲顧彥先贈婦二首》，雖是代人作的贈答詩，但也能設身處地地體察人物的思想感情，把離情別緒寫得細微曲折，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當然，我們也必須指出，陸機的詩題材比較狹窄，內容也比較貧乏。他囿於士族生活的小天地，沒有接觸廣闊的社會生活，因此他的多數作品是擬古詩和奉制、應酬之作，極少直接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擬古詩也往往缺乏新意。但在藝術上，陸機作詩注意刻煉，詞句華美，講究排偶，因而工穩精到。這一方面提高了詩歌創作的藝術技巧，促進了向格律詩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却也助長了當時詩壇上形式主義的傾向，對南朝綺麗詩風的形成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陸機在詩歌創作之外，還寫了不少的賦。尤其是他的《文賦》，運用賦的形式來探討文學理論，稱得上是一個傑出的創造。他針對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而作的《豪士賦》，帶有明顯的諷諭色彩。他的一些抒情小賦，常常把說理、抒情和寫景熔爲一爐，精微朗暢，也能自成格調。如保存較爲完整的《歎逝賦》、《思歸賦》等，把時光的流逝，人生的接

替，景物的變換，與對親人故土的思念交織在一起，情理兼備，頗富感染力。但總的說來，陸機的賦還是體物者居多，而寫志者較少。

陸機的散文留傳下來的不多，却有不可忽視的成就。其《辨亡論》、《五等論》內容充實，邏輯性強，語言生動有力。《辨亡論》論述吳國孫權之所以興，孫皓之所以亡，雄辯滔滔，尚有賈誼《過秦論》的氣勢。他如《吊魏武帝文》，評價曹操的功業頗有見地，而敘寫曹操的遺囑時，情思悽愴，顯然也寄托了自己對世事盛衰的深沉感慨。再如《演連珠》五十首這組駢偶短文，其內容從政治到生活，涉及的方面很廣，內中亦不乏精闢獨到的見解和發人深省的哲理。如第五首講為政要戒私寵，第十八首講治國需務實際，第四十五首講認識事物必須探求其本質，都很有見地。在這些見解裏面，凝聚着作者長期的生活經驗和深刻的思索，閃耀着樸素的唯物論的思想光輝。短文各章的引喻形象貼切，語言凝煉工整，表現出作者駕馭駢儷文字的高度技巧。

陸機不僅是一位能詩善文的作家，而且還是一位有特殊地位的文學批評家。他的《文賦》就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文獻。

關於《文賦》的寫作年代，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說它是陸機青年時期的作

品。因爲杜甫《醉歌行》中有「陸機二十作《文賦》」的句子，後世許多人都採納了老杜的這個說法，另一種意見則認爲是陸機四十歲左右所作。今人逯欽立、牟世金等都持這種看法。逯欽立專門寫過《文賦》撰出年代考》（見《學原》一卷二期）。牟世金在《文賦》的主要貢獻何在》（見《文史哲》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論證了這個問題。我們認爲後一種說法較爲可信。陸雲在《與兄平原書》中提到了《述思賦》、《文賦》、《扇賦》、《感逝賦》（集作《歎逝賦》）、《漏賦》等，從前後語氣看起來，這些賦似乎都是同時所作。而《歎逝賦序》說「余年方四十」，可見這些賦都作於四十歲左右，《文賦》恐怕也不會例外。從內容上看，這樣一篇總結了豐富創作經驗的文章，作於體驗豐富的晚年也比作於初出茅廬的早年更加合乎情理。

關於《文賦》的評價問題，歷來也衆說紛紜。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說：「陸機巧而碎亂。」指的就是《文賦》。《總術篇》又說：「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已欠公允。還有的人抓住其中「詩緣情而綺靡」一句，說它「重六朝之弊」（謝榛《四溟詩話》卷一），「先失詩人之旨」（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上），甚至加上「引入歧途」（紀昀《雲林詩鈔序》）的罪名。其實陸機的這種說法正是總結了文學發展的新鮮經驗。朱自清在《詩言志辨》中說：「緣情的五言詩發達了，言志以外迫切的需要一個新標目，於是陸機第一次

鑄成『詩緣情而綺靡』這個新語。」這樣來看就比較恰當。事實上，歷來也有許多人十分重視《文賦》，並給予高度的評價。杜甫《醉歌行》中說：「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指從姪勤）更少年能綴文。」是把陸機年少寫作《文賦》當作奇蹟來稱頌的。在唐代，日本的弘法大師（遍照金剛）來中國留學，把陸機的《文賦》帶回日本，並全文錄進他的《文鏡秘府論》一書中。劉熙載《藝概·賦概》說：「陸士衡《文賦》精語絡繹。」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說：「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愈精矣。」充分肯定了陸機《文賦》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建國以來，隨着對古代文藝理論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我國學術界對《文賦》價值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楚。我們認為，《文賦》是我國歷史上第一篇系統的文學創作論，它首次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文學的創作過程和創作技巧，揭示了文學創作的特殊規律，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着劃時代的意義。

陸機在《文賦序》中說：「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他寫作《文賦》就是企圖探討、解決這個問題的。所謂「意稱物」，就是作者的思想必須符合所要表現的客觀事物。所謂「文逮意」，就是作者寫出來的文章能够確切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對於客觀事物、作者思想和文章技巧三者關係這種合乎唯物反映論的認識，貫串於陸機的整個創作論。他從這裏起步，

也以此作爲歸宿。

陸機根據文學的特點，相當全面地論述了創作過程，特別注重藝術構思問題。《文賦》一開頭就指出，由於作家在世界上深入地觀察萬物的變化，引起了紛紜的情思，又受到前人文化遺產的啟發，就產生了創作衝動。而作家高潔的情懷，即所謂懷霜之心，臨雲之志，也是文思形成的重要因素。陸機在論述創作的開始階段，就闡明了觀察萬物、借鑑遺產和作家品格的高尚是文學創作的基本條件。接着他鞭闢入裏地論說創作的構思過程：作家首先聚精會神地深思熟慮，旁求博採，展開藝術想象的雙翅，飛翔於廣闊的天地之間。而當文思逐漸清晰，形象越來越鮮明的時候，就要努力將已經明確的情思、物象用語言表達出來。構思之後，就進入探求表現方法和文章修辭的階段。這時候作者用心把各種思緒概括組織成文，析取萬象，形諸筆墨，其表現方法可以多種多樣，但要恪守「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的原則，以意理爲主，辭采爲輔，形式服從於內容。

陸機論述以藝術構思爲核心的創作過程，緊緊抓住了形象思維的特徵，突出聯想、形象在創造藝術形象中的作用，強調情思與物象的交融互進。所謂「精鶩八極，心游萬仞」，「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正是藝術構思的主要特點。只有經過這樣的藝術概括，才能創造出生動的富有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和藝術境界。

陸機如此清楚地揭示文藝反映生活的特殊規律，揭開了文學創作之謎，這在我國文學史上是前無古人的。

《文賦》的後半部分，着重論述創作技巧和作文弊病，從立意、布局、結構、剪裁到修辭、音韻，無不一一論及，並有精到的見解。這樣結合文學創作過程具體地探討藝術技巧，明確地解決了內容與形式、繼承與革新、常規與獨創等一系列問題，也是陸機的功績之一。

《文賦》是陸機的傑出貢獻，也是歷史的必然產物。魏晉時期，人們從兩漢儒家思想統治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文學藝術的特點逐步為人們所認識，文學創作的自覺精神大為提高。陸機順應時代的要求，「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就是說，他要總結前代的創作經驗，從理論上系統地探討文學創作的規律。由於他能够抓住文學藝術的特點進行研究，又有創作實踐的切身體驗，所以能够深得其中的三昧，反映出那個時代人們對文學藝術的自覺認識。從此以後，文學創作的特點，藝術構思的重要，就為人們所注意、所重視，專門論文的著作也漸漸多了起來。劉勰「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寫了一部《文心雕龍》，下部二十篇專門探討創作問題，還把論藝術構思的《神思篇》冠於全部創作論之首。在文學創作方面，兩晉南北朝時期，重視構思，講求藝術技巧的風氣也大為興盛起來，儘管其中存在着片面追求技巧的流弊，但它為我國文學藝術的成熟積累了經驗，

準備了條件，却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可以說，沒有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文藝特點的強調，對創作技巧的探求，就不可能出現高度成熟和全面繁榮的唐代文學。

陸機所作的詩文，原來是比較多的。陸雲《與兄平原書》說：「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多也。」還說他曾「集兄文爲二十卷」。可見陸機是個多產的作家，其作品在他生前已由陸雲編輯成集。《北堂書鈔》卷一百引晉葛洪《抱朴子》說：「吾見二陸之文百許卷，似未盡也。」《隋書·經籍志》載：「晉平原內史《陸機集》十四卷。梁四十七卷，錄一卷，亡。」說明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陸機集》卷帙浩繁，至少有近五十卷。到了隋唐時期，散佚已多，所以《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陸機集》僅止十五卷。宋代以後，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宋史·藝文志》著錄，《陸機集》祇有十卷。晁公武說：「陸機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舛誤。」晁氏著錄的本子也就是後來徐民瞻所搜求到的十卷本。這個十卷本顯然是宋人重新纂輯而成的，主要採自《文選》、《玉臺新詠》等總集和《藝文類聚》、《初學記》等唐人類書，集中殘篇斷簡比較多，已經遠非陸集的原貌。

宋刊十卷本《陸機集》已經亡佚，今天留存的祇有明陸元大翻宋本（《四部叢刊》影印）

和知不足齋所藏影宋鈔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影宋鈔本經盧文弨、嚴久能校勘，比陸元大翻宋本略勝一籌。另外，明汪士賢輯有《漢魏諸名家集》，其中《晉二俊集》係從陸元大本翻刻，舛誤與陸本悉同。清錢培名《小萬卷樓叢書》中，亦有《陸士衡文集》十卷，並附有《札記》一卷，包括校記和補遺兩部分，校勘較為認真，並輯補了一些佚文，在《陸機集》的整理上較前人進了一步。

我們這次整理《陸機集》，用《四部叢刊》影印陸元大翻宋本《陸士衡文集》作為底本，校以影宋鈔本，並以下列總集、類書及史傳的有關部分參校：

《文選》 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

《玉臺新詠》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明趙氏刊本

《文館詞林》 適園叢書本

《樂府詩集》 中華書局校點本

《詩紀》 明嘉靖三十九年序刊本

《北堂書鈔》 明萬曆序刊本，又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校註重刊本

《藝文類聚》 中華書局排印本

《初學記》 中華書局排印本

《羣書治要》 四部叢刊 影印日本天明七年刊本

《太平御覽》 中華書局影宋本

《晉書》 中華書局校點本

《三國志》 中華書局校點本

由於《陸機集》原本訛誤較多，在校勘中凡有參考價值的異文，均爲出校記。能够斷定的訛誤，則改正原文，並在校記中略加辨證。對於前人的校勘成果，如胡克家的《文選考異》、錢培名的《札記》等，凡有採用，也在校記中注明。

原集十卷，這次基本上沒有變動。只是詩的部分刪去卷七《悲哉行》（萋萋春草生）一首，因爲此詩係謝靈運所作，見謝集；文的部分刪去卷九《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一篇，因爲此誄係殘篇，全文見《陸士龍集》卷五《吳故丞相陸公誄》，爲士龍所作無疑。此外，卷十《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一文，其真僞前人已有考辨，顧炎武以爲僞作，趙紹祖、姜亮夫則認爲真僞參半，今姑存之，以便學者深入研究。

這次輯錄的佚文，編爲賦、詩、文三卷，其中一部分是前人已經輯出的，如錢培名所輯就爲數不少，一部分是這次新輯錄的，如見於《文館詞林》的《贈顧令文爲宜春令》、《贈武昌太守夏少明》等篇，就是完整的佚詩。對於本集中已有篇目的佚文，凡據上下文可以銜接

的，即補入本集，並出校記，其餘的都歸入補遺中。

這裏要特別加以說明的，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墨寶《平復帖》。宋《宣和書譜》記載：「陸機《平復帖》，作於晉武帝初年。前右軍《蘭亭燕集敘》大約百有餘歲。今世張、鍾書法，都非兩賢真蹟，則此帖當屬最古也。」我們除複製真蹟置於卷首外，還在補遺中收錄啟功先生的釋文。

《晉紀》、《洛陽記》和《要覽》，是陸機的幾種專著，原書早已散失，僅存的佚文又散見於各書，爲了方便閱讀，現輯得若干片斷的佚文，附錄本集，以供文史研究者參考。

附錄的另外兩部分，一是陸機的傳記資料，一是《陸機集》的序跋。陸機的傳記資料，除沈約《晉書》和湯求輯《九家舊晉書》外，還包括正史之外的史料。板本序跋祇收有參考價值的幾篇，不欲求全。姜亮夫已著有《陸平原年譜》（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考訂詳盡，讀者可逕取參閱，本集不再編製新譜。

在本書點校過程中，曾得到柳正午同志和中華書局編輯部同志的幫助，又承啟功先生爲本書封面題簽，謹此一併致謝。

金濤聲

一九八〇年八月於廣西大學

陸機集目錄

陸機集

卷第一

文賦并序	一
感時賦	七
豪士賦并序	八
瓜賦	二
思親賦	四
遂志賦并序	五

卷第二

卷第三

懷土賦并序	一六
行思賦	一七
思歸賦并序	一八
愍思賦并序	一九
應嘉賦并序	二〇
幽人賦	三
列仙賦	三
凌霄賦	三